

Journal of Society for
Chinese Studies Librarians

天祿論叢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学刊

第4卷 2014年3月 Volume 4 March 2014

主 编 蒋树勇 郑力人
Editors-in-Chief Shuyong Jiang Liren Zheng

天祿論叢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学刊

第4卷 2014年3月 Volume 4 March 2014

**JOURNAL OF SOCIETY FOR
CHINESE STUDIES LIBRARIANS**

主 编 蒋树勇 郑力人

Editors-in-Chief Shuyong Jiang Liren Zhe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禄论丛：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学刊. 第4卷.
2014年3月 / 蒋树勇, 郑力人主编. —桂林: 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495-5036-4

I. ①天… II. ①蒋…②郑… III. ①社会科学—
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493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 62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4 字数: 205 千字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出入中外
鍾來古今

邱振中先生题词

《天禄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蒋树勇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那香槟校区

郑力人 康奈尔大学

编 委

马小鹤 哈佛大学

徐 鸿 匹兹堡大学

李国庆 俄亥俄州立大学

邵东方 斯坦福大学

杨 涛 罗格斯大学

Journal of Society for Chinese Studies Librarians
Board of Editors

Editors-in-Chief

Shuyong Jia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Liren Zheng Cornell University

Members

Xiaohe Ma Harvard University

Hong Xu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Guoqing Li Ohio State University

Dongfang Shao Stanford University

Tao Yang Rutgers University

卷首语

蒋树勇 郑力人

《天禄论丛》出版迄今五年了,值此新一卷付梓之际,出版社决定将其改为精装,可喜可贺。《天禄论丛》2009 年诞生,2010 年改版为《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学刊》。五年来,本出版物宗旨一如既往,此即,荟萃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之研究成果,展示这一群体所特有的学者兼信息资源专家之本色。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规模不大,成员仅六十余人,然其中不匮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人才。每卷所刊论文十数篇,皆为潜心研究所得,或为研究领域之独见,广涉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涉古论今,纵横东西,成就了本出版物之高质量和深广度,其水准已在国内学术界广获认可,有口皆碑。作为图书馆员,学会成员又谙熟学科资源,能溯经典而考真伪,充分拓掘馆藏资料,所撰据实详尽,堪称学术与资源辅成之典范。此特色昭展于诸卷,本卷亦不例外。

本卷所收论文再展学会成员研究功力。宗教研究方面,马小鹤秉承他一贯剑走偏锋的路数,另辟蹊径,自成天地,继续耕耘于摩尼教研究领域。本卷刊登的是他的第 5 篇论文,结合在日本发现的《宇宙图》,通过对浦霞文书所借用的卢舍那的名字以及相应的描写,比照《宇宙图》中对卢舍那的描绘,探讨了摩尼教中灵魂飞升天堂的境界。陈智音潜心佛教研究,其论文讨论了印度佛教史上重要人物 Nāgārjuna 的汉译名称。在考查汉传佛教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照藏传佛教同一人名的不同译法及名义阐释,他对梵文名称的文义重新加以分析并作出新的释义。人物研究方面,王成志曾详尽调查了胡适曾获得的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以及其他荣誉称号,其中不乏有趣的发现,本卷论文集中于对胡适在纽约获得的学位的考证。吴嘉勋对梁启超国家学说进行全面阐述,揭示了这一学说的历史意义。文学研究方面的两篇论文青睐唐诗宋词。何剑叶秉承传

统纯文学批评模式,对晏殊的词风、际遇、性情作深入剖析,提出了晏殊词风不可纳入“西昆派”的见解。王玮以诙谐的笔调、优美的文字及独到的文学视角,讨论了韩愈诗文中较为独特的娱乐游戏之作以及韩愈如何将苦难化为幽默素材,借幽默超越苦难的创作方式。

本卷另几篇论文则充分彰显了中国研究馆员的专业素质和学术功底。乔晓勤关于《耕织图》的版本研究,考订了版本源流,着重介绍了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的《御制耕织全图》,以及北美其他馆的收藏情况;潘铭燊的论文从国会图书馆馆藏资料出发,探讨甘薯入华的历史;杨继东对北美地区研究中亚、西藏和丝绸之路的历史及相关文献资源的收藏情况作了评述;邹新明梳理了胡适当年对美国几大图书馆所藏《水经注》版本的利用经过。

本卷还收录了人物散记和访谈。李国庆以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所藏该校陈颖教授的师友题赠本为线索,评论这些题赠本所折射的海外老一代学人的学识才情、风流倜傥,及其花果飘零的人生沧桑。杨涛以口述史形式,访谈罗格斯大学致力于中国研究的涂经诒教授,重构该校东亚研究项目的发展历程。此二文为本出版物此类文章开了先河,以后将有更多类似文字,记录保存北美中国研究的前世今生。

本出版物五年来的成功绝对离不开中国研究馆员和中国研究学者的关爱和投入。本出版物作者群虽小,但绝对高产。值得一提的是,自本出版物诞生以来,马小鹤几乎每卷均有贡献,长此以往,本出版物十周年时,可冀望有其专辑了。值此之际,我们还衷心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有此煦日,有此沃土,有此园丁,我们对本出版物的未来充满信心。

目 录

论文

- 龙树还是龙猛?——一位印度佛教史上重要人物名字的汉译问题
..... 陈智音/001
- 再论晏殊诗与“西昆体”..... 何剑叶/017
- 摩尼教卢舍那佛考
——霞浦文书和《宇宙图》研究 马小鹤/046
- 《闽产录异》和甘薯入华..... 潘铭燊/068
- 《耕织图》的版本与源流..... 乔晓勤/073
- 胡适荣誉博士学位考之一:纽约州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王成志/085
- 韩愈式幽默..... 王 玮/100
- 论梁启超 1899—1903 年间的国家学说..... 吴嘉勳/110
- 北美地区对中亚、西藏和丝绸之路研究的历史及相关资源的收藏
..... 杨继东/132
- 胡适对美国各大图书馆《水经注》版本的利用:1943—1946
..... 邹新明/149

随笔与访谈

- 以同好会,为忘年交:海外的老一代学人散记(一)
——以本馆近日所收陈颖教授的师友题赠本为线索 李国庆/172
- 罗格斯大学的中国及亚洲研究 口述:涂经诒 记录、整理:杨涛/190

CONTENTS

Longshu or Longmeng? On the Problem of Nāgārjuna's Chinese Name	Sherab Chen/001
A New Study on Yan Shu's Poems and Xikun Style	Jianye He/017
On Vairocana in Manichaeism; Studies on Xiapu Manuscripts and <i>the Painting of Cosmogony</i>	Xiaohe Ma/046
Introduction of Sweet Potato to Fujian as Seen in <i>Minchan Luyi</i>	Ming-sun Poon/068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Editions of " <i>Images of Plough and Weaving</i> "	Stephen Qiao/073
Investigating Hu Shih's Honorary Doctoral Degrees: A Case Study of Hu's Alleged Honorary Doctoral Degree from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hengzhi Wang/085
Han Yu Style Humor	Wei Wang/100
On Liang Qichao's Theory of the State from 1899 to 1903	Jiaxun Wu/110
Studies on Central Asia, Tibetan and Silk Road in North America & Related Resources	Jidong Yang/132
Dr. Hu Shih and <i>Shui-ching Chu</i> Editions Collected by the Five U. S. Libraries; 1943—1946	Xinming Zou/149
Friendship across Generations and with Same Hobbies; Sketches of Overseas Chinese Scholars Who Sign Their Books for Chen Ying of OSU	Guoqing Li/172
Chinese and Asian Studies at Rutgers University	Dictate: Ching-I Tu Record, collate: Tao Yang/190

龙树还是龙猛？

一位印度佛教史上重要人物名字的汉译问题

◎陈智音^①

摘要：

本文讨论印度佛教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Nāgārjuna 的名称汉译问题。至少有两个名称——“龙树”与“龙猛”——作为对梵文 Nāgārjuna 一名的不同翻译并存于汉语系佛教文献中。前者是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旧译法，后者是以玄奘为代表的新译法，而其中“龙树”这一称谓远比“龙猛”流行。Nāgārjuna 在大乘佛教理论在印度、中亚、喜马拉雅山北麓以及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所阐述的理论经过翻译介绍而对这些地区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中西方学者对 Nāgārjuna 的生平著述以及文献归属等问题，已作出很多研究，但本文主要探讨与翻译名义相关的，即 Nāgārjuna 这个名字的含义及其汉译分歧的问题。本文将介绍汉传佛教译经史上对此名称的不同译法，讨论古人对这些译法差异所作的评判；在考查汉传佛教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还将对照藏传佛教对此同一人名的译法以及名义阐释，对其梵文名称的文义重新加以分析并尝试作出新的释义，以期获得对这一汉译名称分歧现象的深入理解。

关键词：

Nāgārjuna；龙树；龙猛；大乘佛教；梵文名称翻译

^① Sherab Chen,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副教授, 原任非罗马文献编目主任, 现任电子资源元数据编目图书馆员 (Associate Professor, previously Coordinator for Non-Roman Cataloging and currently E-Resources Metadata Access Libraria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Libraries)。

Longshu or Longmeng? On the Problem of Nāgārjuna's Chinese Name

◎ Sherab Chen

Abstract:

Nāgārjun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hāyāna Buddhist doctrines and he is one the most renowned Buddhist figures in India, Central Asia and North Himalayan region, as well as in the Far East. Interestingly, the name Nāgārjuna has been rendered dramatically different in old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 literatures. At least two forms, namely, *Longshu* and *Longmeng*, have been used in parallel until today but with the former one much more in popularity. This articles aims at throwing lights into the puzzled disagreement in rendering the same Sanskrit name into Chinese. Based on an introduction of historical criticisms recorded in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s, it will make comparison with Tibetan translation of the same Sanskrit term and the Tibetan account about the meaning of this name. The author will then attempt to provide a different analysis on the Sanskrit term, and hopes that with these efforts readers can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the issue of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for the same name, Nāgārjuna, as survived in the history and living traditions.

Keywords:

Nāgārjuna; Longshu; Longmeng; Mahāyāna Buddhist; Sanskrit name translation

“龙树”(Nāgārjuna)这一名称,对学习和接触佛教教义与历史的人而言,可谓耳熟能详。对这个名字的另一译法“龙猛”,虽然一些人可能感到有些陌生,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同等的价值与重要性。在历史上还有另一译法“龙胜”,则几乎根本未曾流通。这些汉译名称都溯源到一个梵文名字 Nāgārjuna。“龙树”是姚秦时代鸠摩罗什(Kumārajīva, 334—413)所作旧译名。“龙胜”是元魏瞿昙般若流支(Gautama-prajñāruci, 生卒年待考, 516 年到达洛阳)在翻译一部与中观思想相关的经典时所作译名。“龙猛”则是唐玄奘(602—664)所作新译名。虽然般若流支和玄奘都曾对“龙树”这一译名作出批评并认为它是一种错误译法,但在汉语系佛教文献中,“龙树”的用法至今仍然非常流行。

Nāgārjuna(龙树或龙猛, ca. 150—250 CE)在佛教理论在印度、中亚、喜马拉雅山北麓以及东亚地区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中观

宗的开创者，大乘般若思想的阐述者，在中国被追溯为包括禅宗在内的诸多教派的祖师，在汉传与藏传佛教中还同时被追溯为密乘传承持有者。他所阐述的理论，经由历代翻译者的努力被介绍到这些地区，对这些地区的思想文化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毋庸置疑。一位佛教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何以会有不同的汉译名称？事实上，多种译名现象的存在本身也说明这位宗师在不同佛教传统中的影响力。因此，了解历史上其名称汉译的分歧，考查这些分歧形成的原因，并与藏传佛教的翻译以及释义传统进行比较，不仅能从侧面增强对大乘佛教发展过程的理解，更能对我们所进行的藏传佛教汉译工作提供一些方法论上的启发。

中西方学者对龙树菩萨的生平著述，特别是他活动年代的考证，已作出很多研究。有学者从佛教文献特别是藏文典籍中作者署名形式的差异，以及不同形式的署名对应不同作品内容类别的角度，提出历史上可能有两位甚至更多名字叫做“龙树”(Nāgārjuna)之人物的说法^①。限于篇幅，本文不拟从文献归属角度进行讨论，而是主要探讨与翻译名义相关的，Nāgārjuna 这个名字的含义及其汉译分歧和异议的问题。讨论的前提建立在佛教界与学术界共同承认的 Nāgārjuna(龙树或龙猛)是《中论》的作者、提婆(Āryadeva)的老师以及印度大乘佛教般若思想的阐释者等基本史实之上，而对各种佛典文献中归属的龙树或龙猛是否与这位龙树或龙猛为一入以及他的确切生卒年代等学术争议暂不深入。下面将从介绍历史上这个名词汉译的分歧以及古人的评判资料入手，在引用汉传佛教文献资料并与藏传佛教对此名称的译法和释义对照的基础上，对这个名称的梵文原义重新加以分析，以期获得更深入的理解。

Nāgārjuna 一名的不同汉译法

首先我们讨论的前提是，无论是“龙树”“龙胜”还是“龙猛”，它们所对译的名字的梵文是一致的。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梵文名字是 Nāgārjuna，它由 nāga

^① 关于 Nāgārjuna 生平及文献归属等问题的研究总结，参见 Mabbett, Ian, "The Problem of the Historical Nagarjuna Revisite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18, No. 3 (Jul—Sep, 1998), pp. 332—246. <http://www.jstor.org/stable/606062> (2013 年 11 月 16 日)。

和 arjuna 两个词组成: Nāgārjuna = nāga + arjuna。其中 nāga 是“龙”的意思,在这一点上没有译名上的歧义,新旧译以及后面即将提及的藏译都将其译作“龙”;但是对 nāga 这个词可能有释义传统上的差异,尽管不那么凸显。而主要问题和分歧出现在对第二个词即 arjuna 的释义上。我们先将历史上三种译法列举如下:

(一)根据现有资料,“龙树”的译法及说明最早见于鸠摩罗什的《龙树菩萨传》,在该传记末尾有如下一段文字(古文献引文中的句读均用句号,字体采用原文献出处的繁体字,释文或白话翻译用简体字,下同——笔者按):

其母樹下生之。因字阿周陀那。阿周陀那。樹名也。以龍成其道。
故以龍配字。號曰龍樹也。^①

这段话的意思大致是:“他的母亲在树下生下了他,因此给他取名字叫‘阿周陀那’。‘阿周陀那’是树的名字。后来,因为他是靠龙王的支持而成道,所以用‘龙’(nāga)配合他的名字,得到‘龙树’的称号。”根据我们已知的梵文名称 Nāgārjuna,这里的“阿周陀那”应该就是鸠摩罗什对这个梵文名字中第二部分 arjuna 所作的汉文音写^②。但这个音写与 arjuna 的发音差异较大,特别是倒数第二个字用了齿音的“陀”字与 arjuna 一词中所对应的倒数第二个梵文腭音的 ju 字不符合。

(二)“龙胜”的译法仅见于瞿昙般若流支翻译的《顺中论》,他在文前的翻译记述中说:

諸國語言。中天音正。彼言那伽夷離淳那。此云龍勝。名味皆足。
上世德人。言龍樹者。片合一廂。未是全當。龍勝菩薩。通法之師。依

① 本文所引佛教文献,除特别说明之外,均依据《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在线电子版(<http://www.cbeta.org/index.htm>),下同。

② “音写”:用发音相似的汉字来转写(梵文),也称为“音译”。本文支持“音写”的说法,因为汉字并非字母文字,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同音对译。

大般若。而造中論眾典。

意思是说：“在(印度)诸国语言中，中天(即中天竺)的语音最为纯正，他们说‘那伽夷离淳那’，这里译作‘龙胜’。这样翻译的名称和意味都具备。以前有大德之人将其译为‘龙树’，是一种片面的说法，未能做到完全恰当。龙胜菩萨是通达佛法的大师，他依据大般若经而著作了《中论》等论典。”在这里，我们看到瞿昙般若流支对这一梵文名称的音写是“那伽夷离淳那”。其中“夷离淳那”部分似乎无法还原为 arjuna，但这是因为梵文 nāga 与 arjuna 组合后，前一词尾的 a 与后一词头的 a 拼合为长元音 ā。因此般若流支的音写“夷离淳那”必须截取“那伽”字尾的短 a 音，成为“阿夷离淳那”才能对合 arjuna。

(三)“龙猛”的译法则见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卷八)，他将 Nāgārjuna 这个名字用汉文音写作“那伽闍刺树那”，并意译作“龙猛”，然后指出旧译的“龙树”是不正确的(方括号内为原文小字注释)：

時南印度那伽闍刺樹那菩薩[唐言龍猛。舊譯曰龍樹。非也]幼傳雅譽。長擅高名。捨離欲愛。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婆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

意思是说：“当时南印度有叫做‘那伽闍刺树那’的菩萨[译成唐言应为‘龙猛’，旧译作‘龙树’，是不正确的]。他年幼时就有很好的声誉，长大后更获得极高的声望。他舍离欲爱而出家修学，能深入穷究佛法妙理，并证得大乘初地。他有个大弟子叫提婆，智慧聪明敏捷，善于辩论并机警觉悟。”玄奘“那伽闍刺树那”这一音写虽然读起来有些艰涩，但可谓精准地对应了梵文 Nāgārjuna 一词，“那伽”对应 nāga，“闍刺树那”对应 arjuna，其中，“闍”(读音遏)对应 a，“刺”对 r，“树那”对 juna。

虽然汉传佛教译经文献中存在至少这三种不同的译名，但正如蓝吉富等学者指出：“虽然般若流支、玄奘二人都认为‘龙树’二字并不忠实于梵语原意，而另译新名。但是其所译名在中国佛教史上并未通行。除了‘龙猛’偶有用者外，

国人所撰的佛教史书,如《天台九祖传》、《景德传灯录》、《传法正宗记》、《佛祖统记》、《佛祖历代通载》等书都用‘龙树’一名。直到今天的中、日佛学界仍然如此。”^①

解析古人对“龙树”与“龙猛”译法差异的评说

在玄奘之后,继续讨论“龙树”与“龙猛”两种译法,并且倾向于“龙树”这一译法的有法藏(643—712),他在《十二门论宗致义记》中说:

梵語名作那伽阿順那。那伽。此云龍。阿順那者。羅什翻為樹。慈恩三藏翻為猛。並非敵對正翻。所以知者。近問大原三藏云。西國俗盡說。前代有猛壯之人。名阿順那。翻為猛者。但指彼人。非正譯其名。又西國有一色樹。亦名阿順那。此菩薩在樹下生。因名阿順那。是故翻為樹者。亦指彼樹。非正翻名。阿順那雖俱無正翻。就義指事。樹得人失。以於樹下而生。龍宮悟道。故云龍樹。

意思是说:这个名字的梵语是“那伽阿顺那”(Nāgārjuna),其中“那伽”(nāga)我们这里叫做“龙”,而“阿顺那”(arjuna),鸠摩罗什把它译作“树”,慈恩三藏(玄奘)把它译作“猛”。这(两种翻译都)不是正相对应的翻译。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最近我去问了大原三藏〔笔者按:此处的大原三藏就是唐高宗时来华的中印度三藏法师地婆诃罗(Divākara,日照,613—687),因最初奉敕在京西太原寺译经而被称为太原三藏,“大原”即太原〕,三藏说:印度家喻户晓,前代有猛壮之人,名叫阿顺那(Arjuna),把这个词翻译作“猛”只是指那个人,而不是直接翻译这个名字。还有,印度有一种(白?)色树,也叫阿顺那(Arjuna),这位菩萨在(这种)树下诞生,所以取名“阿顺那”(Arjuna)。因此翻译成“树”也是指那种树,而不是直接翻译这个名字。虽然阿顺那(不论指何事)都(在汉文中)没有一一对

^① 蓝吉富:《汉译本“中论”初探》,《华冈佛学学报》第3期,台北,1973年,第79—134页。
http://www.chibs.edu.tw/ch_html/hkbj/03/hkbj0304.htm (2013年11月16日)。

应的翻译,但从以某一含义来指称某一事而言,“树”尚可得到想要的结果(即指该树),但“人”的意思就丧失了。因为是在树下诞生,在龙宫悟道,所以名叫“龙树”。

支持“龙猛”这一译法的则有义净(635—713)。在翻译《龙树菩萨劝诫王颂》的最后,他把梵文原文的后跋作了音写:“阿离野那伽曷树那菩提萨埵苏頔里蜜离佉”(Aarya—Nāgārjuna—bodhisattva—suhṛ. līkha),然后解释说:“阿离野是圣。那伽是龙是象。曷树那义翻为猛。菩提萨埵谓是觉情。苏頔里即是亲密。离佉者书也。”值得注意的是义净论及“那伽”一词既可指“龙”也可指“大象”,这样就淡化了鸠摩罗什的龙树传记中龙树一定是在龙宫获得大乘般若经典的传说色彩。

有趣的是,尽管义净说明这一名称中 arjuna 部分应该翻译作“猛”,但他在译文中仍然使用“龙树”,并且此书仍以《龙树菩萨劝诫王颂》为标题。同样,法藏尽管似乎更倾向于“龙树”这一译名,但在他那部《十二门论宗致义记》开头部分却写道:“爰有大士。厥称龙猛。位登极喜。应兆金言。慨此颓纲。悼斯沦溺。将欲然正法炬。覆邪见幢。”(于是有大士,他的名称叫“龙猛”,已证极喜地,即大乘初地,应验佛陀的授记而出世,他感慨正法纲纪的颓坏,痛悼义理的沉沦陷溺,将点燃正法明炬,击倒邪见的旗帜。)[“龙猛”这一译名也赫然出现〔笔者按:法藏在其他著述如《入楞伽心玄义》中也并用“龙树”和“龙猛”〕]。这两种情况可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玄奘刚刚提出“龙猛”新译名时期,直到法藏与义净活动的年代(不过半个世纪),大家仍感到新鲜和需要讨论甚至质疑旧译,然而不管怎样旧译依旧占主流,因此即便是主张新译的义净也还是要沿用旧译“龙树”一名。

法藏搬出印度法师作为权威来支持“龙树”的译法的可信度似乎是有效的一招,但是,仔细品味地婆诃罗(经由法藏转述)的解说,我们仍然能够窥见一些重要的背景信息。首先,至少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到了玄奘和地婆诃罗时代,Nāgārjuna 这个名字的歧义性在印度已经存在。其次,在当时的印度,Nāgārjuna 这一名号中 arjuna 这一部分被认为是指史诗中的勇士 Arjuna,似乎更占主流。这也是为什么地婆诃罗先指出“西国俗尽说,前代有猛壮之人,名